



也说《诗经》“硕鼠”

朱彦民

摘要:关于《诗经·魏风·硕鼠》之“硕鼠”,历来注诗多解为大老鼠或田鼠。其实鼠类吃黍、麦类粮食,可以解读“无食我黍”“无食我麦”,但不吃庄稼“苗”,无法解释“无食我苗”。而对“硕鼠”(鼯鼠)另一种解释:农业害虫蝼蛄,则可以顺利无碍地通解该诗。对于“鼯鼠五技而穷”来说,鼠类不具备这些特征,而蝼蛄却符合条件。新近公布的安大简中的《诗经·硕鼠》作“石鼠”,则是“鼯鼠”的一种异体写法。蝼蛄在古代也有“石鼠”“鼯鼠”的别称,所以《诗经》“硕鼠”应该是指昆虫蝼蛄。

关键词:《诗经》;硕鼠;安大简;石鼠;蝼蛄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0)04-0092-05

提到《诗经·魏风·硕鼠》,我们都耳熟能详: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对于这首诗的主旨,古今看法分歧不大。古人认为此诗为讽刺统治者“重敛厚赋”之作,后世学人多遵此说。比如《毛诗序》云:“《硕鼠》,刺重敛也。”郑玄笺:“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孔颖达《毛诗正义》曰:“国人疾其君重敛畏人比之硕鼠。言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犹言国君国君无重敛我财。”朱熹《诗序辨说》曰:“此亦托于硕鼠以刺其有司之词,未必直以硕鼠比其君也。”姚际恒《诗经通论》:“此诗刺重敛苛政,特为明显。”今人也多认为这首诗是反对剥削、向往乐土的民声。

一、关于“硕鼠”解释的分歧

对于诗中的“硕鼠”,究竟为何物,古今说法并不统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其一,古人最早就是从字面意义上讲,“硕,大也”,“硕鼠”就是大老鼠。如《毛诗序》:“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郑玄笺:“硕,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孔颖达疏曰:“硕,大。”“言贪而畏人,若大鼠然。”朱熹《诗集传》:“民困于贪残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都是这个意思。

其二,“硕鼠”就是田鼠。古人评诗者有注“硕鼠”为田鼠者,比如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引晋郭璞曰:“大鼠,头似兔,尾有毛,青黄色。好在田中食粟豆,关西呼鼯鼠。”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下》云:“今河东有大鼠,能人立,交前两脚于颈上,跳舞,善鸣,食人禾苗。人逐则走入树空中。亦有五技,或谓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国,今河北县是也。言其方物宜谓此鼠,非鼯鼠也。”此处的“关西大

收稿日期:2020-03-30

作者简介:朱彦民,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50),主要从事先秦史、甲骨学、殷商文化研究。

鼠”(鼫鼠)和“河东大鼠”,都指田鼠之一种。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认为“硕”即“鼫”之假借,“硕鼠”即“鼫鼠”,举上述所谓田鼠为“硕鼠”之例证。余冠英《诗经选》注:“硕鼠,就是《尔雅》的鼫鼠,又名田鼠,啮齿类动物,穴居河川沿岸,吃豆粟等物。北方俗称地耗子。”^{[1]122}

其三,“硕鼠”指蝼蛄。《尔雅·释虫》:“螽,天蝼,蝼蛄也。”邢昺《尔雅疏》:“螽,一名天蝼,一名硕鼠,即今之蝼蛄也。”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第二》:“蝼蛄曰螽,曰天蝼,曰蝼,曰蝼蛄,亦曰螽蛄,故《尔雅》云:‘螽,天蝼,又曰蝼,蝼蛄。’《方言》云:‘南楚谓之杜枸,此物颇协神鬼,昔人狱中得其力者,今人夜忽见出,多打杀之。言为鬼所使也。’《荀子》所谓‘梧鼠五技而穷’,蔡邕《勤学篇》云‘硕鼠五能不成一技者’,此物尔。”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蝼蛄,一名仙姑,一名螽蛄,一名蝼蛄,一名石鼠,一名梧鼠。”又曰:“《周礼注》云:‘蝼,臭也。此虫气臭,故得蝼名。曰姑,曰婆,曰虫之名。螽蛄同蟬名,蝼蛄同蛙名,石鼠同硕鼠名,梧鼠同飞生名,皆名同物异也。’”

二、“硕鼠”不可能是大老鼠或田鼠

“硕鼠”不可能是大老鼠。

老鼠吃粮食,主要吃家里盛放的或粮仓中的黍、麦等,它一般不会毁坏庄稼。即言其“无食我黍”“无食我麦”都可以,但不能说它“无食我苗”。这是农业常识。

可能古人也看出了这一说法的不妥,所以《毛诗传》说“无食我苗”之苗为“嘉谷”。孔颖达《毛诗正义》也说:“黍麦指谷实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茎叶,以非鼠能食之,故云嘉谷,谓谷实也。谷生于苗,故言苗以韵句。”其实,孔氏训苗为谷实,不仅于古无征,古人作诗不可能因为押韵的需要而因辞害意,且违反农业生产常识,庄稼苗不能称为粮食,曲为之说,殊不足据。

其实,《硕鼠》中的“黍”“麦”“苗”,在此都是指长在地里的庄稼幼苗,分别指黍苗、麦苗、禾苗,即未成熟的黍谷、小麦和谷子。如《诗经·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疏曰:“苗谓禾未秀。”《论语·子罕篇》:“苗而不秀者有矣夫。”《春

秋公羊传》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何休注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仓颉篇》:“苗,禾之未秀者也。”《说文·草部》:“苗,草生于田者。”而老鼠只是祸害成熟的谷物,不会啮噬庄稼幼苗。正如陆玕《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所说:“今大鼠又不食禾苗。”

“硕鼠”也不可能是田鼠。

田鼠体型粗笨,多数为小型鼠类,且以地下生活为主,四肢短粗有力,爪发达,门齿粗壮,适于挖掘复杂的洞道,庄稼成熟时攫取谷物和瓜果储藏在洞里,为过冬之用。华北农村方言称之为“土耗子”“搬虫儿”。一般来讲,田鼠也不会毁坏庄稼苗,只是在秋季庄稼成熟时盗取谷物。所以对于田鼠来讲,也可以说它“无食我黍”“无食我麦”,却不能说它“无食我苗”。

上举郭璞、陆玕等人所谓的“关西大鼠”(鼫鼠)和“河东大鼠”,也都是田鼠之一种,为哺乳类动物小型鼠类,《尔雅·释兽》“鼫鼠”,郭璞注:“小鼫鼠也。”徐珂《清稗类钞·饮食·青海人食鼫鼠》:“青海有鼫鼠,窟处土中,黄灰色,较家鼠身肥短,尾不及寸。”田鼠一般都是小型鼠类,难当“硕鼠”。而且,不管是大老鼠还是田鼠都“贪而畏人”(《毛诗序》),“人逐则走”(陆玕《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这与《硕鼠》中所说的人“逝将去汝”,恰好相反。因此,将“硕鼠”视为大老鼠或者田鼠是无法解释的。

三、“硕鼠”应为蝼蛄

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蝼蛄也叫“硕鼠”。《艺文类聚》卷九十五引汉樊光云:“《诗》硕鼠,即《尔雅》鼫鼠也。”晋崔豹《古今注》“鱼虫”:“蝼蛄,一名天蝼。一名螽。一名硕鼠(一本作鼫鼠)。有五能而不成伎术。”《尔雅·释虫》:“螽,天蝼。”晋郭璞《尔雅注》:“蝼蛄也。《夏小正》曰:‘螽则鸣。’”宋邢昺《尔雅疏》:“螽,一名天蝼,一名硕鼠,即今之蝼蛄也。《夏小正》者,《大戴礼》之篇名。以虫、鱼、草、木正十二月之节候,起于夏后氏,故曰《夏小正》。其三月云‘螽则鸣。螽,天蝼’是也。”《广韵》入声二十二昔:“鼫,鼫鼠,蝼蛄。”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蝼蛄,一名仙姑,一名螽蛄,一名蝼蛄,一名石鼠,一名梧鼠。”

又曰：“螻蛄同蝉名，蝼蛄同蛙名，石鼠同硕鼠名，梧鼠同飞生名，皆名同物异也。”又曰：“鼯鼠处处有之，居土穴、树孔中……好食粟、豆，与鼯鼠俱为田害。”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鼯，《古今注》，‘蝼蛄，一名鼯鼠。今目验蝼蛄，实似此五技，故即以鼯鼠之名名之。’”牟应震《毛诗质疑物名考》：“硕鼠，即鼯鼠。《古今注》，‘蝼蛄也’。方首、短翅，六足。前二足如鼯鼠，故以鼠名。其前身涩，后身滑。以羽鸣。春苗生时，恒穿田为苗害。故曰‘无食我苗’。又名梧鼠。”

蝼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叫法，如又称耕狗、蝼蛄、蝼蛄蛄、地蝼蛄、拉拉蛄、地拉蛄、扒扒狗、地狗子、土狗、土狗崽、蠹蛄（度比仔）、剪柳仔、螻蛄、天蝼、蝼蛄、仙姑、石鼠、鼯鼠、梧鼠等。古典文献中对蝼蛄还有别的称呼，比如《尔雅·释虫》：“蝼，蝼蛄。”郭璞注：“蝼蛄，蝼蛄类。”邢昺疏：“释曰：案《方言》云：‘蛄诸谓之杜蛄。蝼蛄谓之蝼蛄，或谓之蝼蛄。南楚谓之杜狗，或谓之蝼蛄。’然则此言蝼及蝼蛄者，亦蝼蛄之异名耳。”刘师培《虫名今释》：“杂色为蝼，今蝼蛄有身杂采色者，殆即《尔雅》之蝼蛄。”

蝼蛄为地下昆虫，背部一般呈茶褐色，腹部一般呈灰黄色，身体梭形，前脚大，呈铲状，适于掘土，有短翅，有尾须。蝼蛄通常栖息于地下，潜行土中，形成隧道，使作物幼根与土壤分离，因失水而枯死。又喜吃新播的种子，咬食作物根部，对作物幼苗伤害极大。既然蝼蛄也是可以称“硕鼠”，而蝼蛄是能够危害庄稼“黍”“麦”“苗”等。那么把“硕鼠”指认作蝼蛄，则比大老鼠和田鼠，就显得合理的多了。

另外，在蝼蛄这个意义上的“硕鼠”，也有被称作“鼯鼠”和“五技鼠”的。比如汉樊光《尔雅注》言“硕鼠”即“鼯鼠”。晋《古今注》记载“五技鼠”：“有五能而不能成伎术：一、飞不能过屋；二、缘不能穷木；三、没不能穷谷；四、掘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绝人。”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下云：“蝼蛄，一名天蝼……一名石鼠。有五能而不成伎术，其一曰飞不过屋，其二曰缘不过木，其三曰泅不度谷，其四曰掘不能覆其身，其五曰走不能绝人。”其实这个“鼯鼠五技”的明确记载，最早见之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文·鼠部》：“鼯，五技鼠也。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

能穷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覆身，能走不能先人。从鼠石声。”而许慎这个说法，极有可能是化荀子语而来。《荀子·劝学》：“螭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而《大戴礼·劝学》作：“鼯鼠五技而穷。”孔颖达《周易正义》：“晋如鼯鼠者，鼯鼠有五能而不成伎之虫也……晋如鼯鼠，无所守也者。蔡邕《劝学篇》云：‘鼯鼠五能，不成一伎。’王注曰：‘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本草经》云：‘蝼蛄一名鼯鼠。’谓此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周易音义》：“鼯，音石。子夏传作硕鼠。鼯鼠，五技鼠也。《本草》，‘蝼蛄。一名鼯鼠。’”《尔雅》“硕鼠”犍为文学注：“《诗》，‘硕鼠’，五技鼠也。”《毛诗正义》引孙炎注：“鼯鼠，五技鼠也。”《颜氏家训·省事》：“多为少善，不如执一；鼯鼠五能，不成伎术。”可见，此“五技”是大老鼠和田鼠所不具备的。

蝼蛄具备“鼯鼠”之“五技”，有飞、缘、游、穴、走五种本领。但前翅短小，飞不能越屋脊；前足可以挖掘，却不能从土中取食；能爬却爬不上屋顶；能游却游不过小河；能走却跑不过人。对于蝼蛄能飞，古人也有认真观察。比如《埤雅》引三国魏人孙炎所撰《尔雅正义》之说：“螭是雄者，喜鸣善飞。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飞翔。”郝懿行《尔雅义疏》说：“蝼蛄翅短，不能远飞，黄色四足，头如狗头。”对于蝼蛄的这些本领，尤其是其中的飞、缘等，都是大老鼠和田鼠难以具备的技能。虽然蝼蛄的这些本领不高，但其潜入地下啃噬农作物根苗，危害是很大的。

而且，“鼯”“硕”两字古音相同，皆禅母铎部，既双声又叠韵，可以通假。故而《尔雅·释兽》“鼯鼠”，郝懿行《尔雅义疏》：“鼯与硕古字通。”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硕，即鼯之假借。”陆玕《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引樊光谓：“硕鼠，即《尔雅》鼯鼠也。”这从音韵学上也可说明“硕鼠”就是蝼蛄（鼯鼠）。

除了《诗经·魏风》中的“硕鼠”为“蝼蛄”之外，《易经》也有“硕鼠”。《易经·晋卦》九四爻辞有“晋如鼯鼠，贞厉”。《子夏易传》（《经典释文》引）和郑玄注（《周易正义》引）作“硕鼠”，《周易集解》亦作“硕鼠”。《尔雅·释兽》：“鼯鼠，五技鼠也。”《九家易》亦训作“五技鼠”。如前所述，“五

技鼠”就是蝼蛄。此“鼯鼠”(“硕鼠”)也应该解作蝼蛄。而马王堆帛书《易》《六十四卦·晋》(晋)卦九四爻辞则作“炙鼠”。炙,古音照纽禅部;鼯,古音铎纽禅部。炙、鼯为叠韵字,照禅临纽旁转,两字通假通用。古书由石得声之字有可与炙通者,比如《吕氏春秋·本味》:“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陈奇猷校释引王念孙《广雅疏证》曰:“炙,读为鸡跖之跖。”^[2]⁶³《说文·足部》:“跖,足下也。从足石声。”段玉裁注曰:“跖,又作蹠。”故而“炙鼠”就是“石鼠”“鼯鼠”“硕鼠”。苏颂《本草图经》“炙鼠”引《广雅》亦作“硕鼠”。朱起凤《辞通》曰:“炙字作硕,声之近也。”《广雅·释虫》全文是:“炙鼠,津蛄、螻蛄、蝼蛄、蝼蛄、蝼蛄也。”因此王念孙《广雅疏证》曰:“《易言》‘晋如鼯鼠’,或可以蝼蛄为说耳。”

《晋卦》的其他爻辞,如“晋如摧如”“晋如愁如”“晋其角”,都是不畏艰难、积极进取、雄伟刚健的卦象,都比较吉利。唯独九四爻辞为“晋如鼯鼠,贞厉”。何以如此?《周易集解》引《九家易》:“鼯鼠喻贪,谓四也:体离欲升,体坎欲降,游不度渎,不出坎也;飞不上屋,不至上也;缘不极木,不出离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伎皆劣,四爻当之,故曰‘晋如鼯鼠’也。”这是从象数角度引用“鼯鼠”“五技鼠”来说明卦象含义,并与《诗经·硕鼠》相印证。其实“鼯鼠”就是蝼蛄,而蝼蛄有一种生活习性,就是喜欢倒退爬行,尤其在洞穴内可以倒退疾行,这与其地下穴居密切相关。所以“晋如鼯鼠”不同于其他卦爻辞性质,是说如果一个人像蝼蛄那样前进后退犹豫不决,则是不能有好的结果的,所以占断语词为“贞厉”。这用大老鼠、田鼠等解释不通,所以也只能是蝼蛄。

但是也有些清代学者不同意将“鼯鼠”当作“五技鼠”、将“蝼蛄”视为“硕鼠”者。比如郝懿行《尔雅义疏》:“‘石、鼯、硕俱声义同。’但《广雅》‘炙鼠’不谓硕鼠。《诗》言硕鼠,又非蝼蛄。《本草》蝼蛄亦无鼯鼠之名,此皆误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崔豹《古今注》乃云,蝼蛄一名鼯鼠。有五能而不成技术。此语殊误。蝼蛄不妨名鼯鼠,要不得云有五技也。倘许谓蝼蛄,篆必次于部末。如龟部之蝇、蛛,马部之骡、驴、驹、驢等字矣。”胡承珙《毛诗后笺》:“至崔豹《古

今注》蝼蛄一名硕鼠之说,更与诗无涉,无论。蝼蛄不得有五技,亦岂能食禾黍者乎。”

对于这些说法,王恩田先生有非常有力的反驳:

上引诸说俱有未安。郝懿行认为《尔雅》炙鼠,不谓硕鼠。《本草》亦无鼯鼠之名。殊不知(唐)苏颂《本草图经》引《广雅》“炙鼠”正作“硕鼠”。又如陆德明、孔颖达引《本草经》:“蝼蛄一名鼯鼠。”可证郝氏所谓“《本草》亦无鼯鼠之名”的说法有误。郝氏虽然知道“石、鼯、硕声义俱通”,但却不承认石鼠、鼯鼠、硕鼠、炙鼠与蝼蛄系同物异名,未免失之于泥。《说文解字》是字典不是研究动物分类的著作。同部首下所收诸字不一定属于同一种属。如虫部下有“大蛇可食”的蜃,有“鼠妇也”的蟠,有“龙之属”的蛟,有“短狐也”的蜮,有“善援禺属”的蜎,有水生的蚌、蟹、虾蟆,也有天上飞的蝙蝠。甚至还有无生命的自然现象“虹”等等。再如龟部下有水生动物鼈、鳖,也有陆上爬行虫类蜘蛛、飞虫苍蝇等等。例证繁多不赘引。因此段氏根据《说文》把“鼯”字收入鼠部,作为鼯鼠不是蝼蛄的论据并无任何说服力。尤其令人怪异不解的是,渊博如段若膺,居然不知蝼蛄有“五技”。无他故,未能像其同道朱骏声那样,走出书斋“目验”蝼蛄体态习性的缘故。至于胡氏承珙,不仅不知蝼蛄有“五技”,而且居然提出蝼蛄“岂能食禾黍者乎”的妙问。^[3]

当然前辈学者中并非都持这样的观点。上举郝懿行同乡栖霞牟应震《毛诗质疑物名考》,对有关“硕鼠”的考证就足以驳斥上述说法:

硕鼠,即鼯鼠。《古今注》:“蝼蛄也。”方首、短翅、六足。前二足如鼯鼠,故以鼠名。其前身涩,后身滑。以羽鸣。春苗生时,恒穿田为苗害。故曰“无食我苗。”又名梧鼠。《荀子》曰:“梧鼠五技而穷。”能飞不能上屋,能缘不能穷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掩覆身,其为蝼蛄无疑也。而《尔雅》以硕鼠入鼠部,陆、郭因之,误也。其所以又名梧鼠者,梧与硕、石同音也。^[4]³³⁴

牟氏既通晓书本知识,更重视农业实践,勤于观

察,因此他获取书本记载以外的知识,故而能够得出更加符合事实的结论。

新发现的出土文献也颇能说明问题。除了前面所举的马王堆帛书易材料之外,战国简牍文字中也有这方面的证据。比如最近公布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也有《诗经·硕鼠》,三章之中,首章作“𪔐=鼯=”,二三章作“石=鼯=”^[5] 43-44, 122,均为“石鼠石鼠”的异体字写法。硕,上古音位禅纽铎部;石,也是禅纽铎部,两字古音既双声又叠韵,可以同音通假。

古文献中,“硕”“石”两字通假之例颇多,比如《吕氏春秋·尊师》:“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墨子·耕柱》作“县子硕”。《易经·蹇卦》上六爻辞:“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上博简本易该卦该爻辞也作“来硕”。《易经·剥卦》上九爻辞:“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剥卦》上九爻辞“硕果”作“石果”。《诗经·卫风·硕人》:“硕人其硕,衣锦褰衣。”《汉鲁诗镜》铭文镌刻该诗作“石人”^[6]。《说文·页部》:“硕,头大也。从页,石声。”指为从页石声的形声字,然其“常只切”的读音与“石”难以相协。而《经典释文》:“硕音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说:“硕与石二字互相借。”故而安大简本《诗经》“石鼠”直可读为“硕鼠”。

不仅如此,文献记载中也恰恰有称蝼蛄为“石鼠”者,比如汉郑玄《周礼注》云:“蝼,臭也。此虫气臭,故得蝼名。曰蛄,曰婆,曰虫之名。蝼蛄同蟬名,蝼蝈同蛙名,石鼠同硕鼠名,梧鼠同飞生名,皆名同物异也。”(《本草纲目》“虫部”

引)《古今注》“鱼虫”：“蝼蛄……一名石鼠。”《中华古今注》卷下云：“蝼蛄，一名天蝼……一名石鼠。”《广韵》：“蝼蛄一名仙蛄，一名石鼠。”《神农本草经》云：“蝼蛄为石鼠。”(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引)毛晋《陆氏诗疏广要》云：“据陆氏云：蝼蛄为石鼠，物异名同也。”李时珍《本草纲目》虫部：“蝼蛄(《本经》下品)。释名：蝼蛄(《本经》)、天蝼(《本经》)、仙蛄(《古今注》)、蜃(音斛，《本经》)、蝼蝈(《月令》)、石鼠(《古今注》)、梧鼠(鼯鼠)。”明慎懋官在《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硕鼠》说：“《毛诗》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诗义疏》曰：‘樊光谓即《尔雅》鼯鼠也。’亦有五伎，或谓雀鼠。其形大，故叙云石鼠也。”载籍累累，不烦备举。故称《诗经》“硕鼠”即“石鼠”“鼯鼠”，也就是昆虫蝼蛄。

总之，不论从农业常识来讲，还是从动物习性去说，抑或从文字声训而论，《诗经·魏风·硕鼠》之“硕鼠”，不当训为大老鼠或者田鼠，训为昆虫蝼蛄则文从字顺，于义为长。

参考文献

- [1]余冠英.诗经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2]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下[M].北京:北京中国书店,1985.
- [3]王恩田.“硕鼠”非鼠说[OL].(2015-02-18)[2020-03-15].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450.
- [4]牟应震.毛诗质疑[M].济南:齐鲁书社,1991.
- [5]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著.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M].上海:中西书局,2019.
- [6]罗福颐.汉鲁诗镜考释[J].文物,1980(6):80.

Another View of “Shuoshu” in *The Book of Songs*

Zhu Yanmin

Abstract: “Shuoshu” in *The Book of Songs* has ever been interpreted as large rats or voles. In fact, rats eat millet, wheat grain, which can be interpreted “No eat my millet” “No eat my wheat”, but do not eat crops’ seedlings, which can not be explained “No eat my seedlings”. There is another interpretation for Shuoshu (鼯鼠): mole cricket, a type of pest. This explains the poem reasonably. For “Shishu having five skills is poor”, the rats do not have these characteristics, but the mole cricket meets the conditions. The new published Shuoshu in *The Book of Songs* by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Anhui University is written as “Shi (石) shu”, which is a kind of allogeneic writing of “Shi (鼯) shu”. Mole crickets were also known as Shishu or squirrels in ancient times. Accordingly, Shuoshu in *The Book of Songs* ought to be the insect of mole crickets.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 Shuoshu;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Anhui University; Shishu (石鼠); mole crickets

[责任编辑/周舟]